

民初兩大詩人：

朱彬

冒鶴亭與楊雲史

冒辟疆董小宛故事

冒辟疆，名襄，是明末清初有名的四公子之一。其餘三人是：相城方密之（以智）；陽羨陳定生（貞慧），歸德侯朝宗（方域），他們入清後決心不作異族的官，頗具民族意識。冒辟疆是明朝崇禎十五年壬午的副舉，特授司理官。清朝多次徵召，皆辭不入仕，隱居架亭與鶴鵠同棲，自號巢民。冒辟疆是江蘇如皋的大地主，以富豪雄據一方，爲人慷慨任俠，地方遇有災荒，嘗數次鬻產救濟，仗義輸財，急人之急，備受鄉人愛戴。他曾在縣城東北，建築水繪園，詩人陳維崧（字其年，江蘇宜興人，康熙十八年己未翰林）爲作水繪園記，水繪園頗具園林之勝，有染香閣、匿峯廬、枕烟亭、寒碧堂、洗沐池等。匿峯廬記中有云：「先生於其中徵歌選伎，無朝非花，靡夕不月，海內賢士大夫，與夫貧賤之交，通門之子，咸集於是，或數年不歸，主人日爲致餼不少倦，四十載賓朋之盛，甲於大江南北。」他的好客如此。詩人名流，王漁洋（士禎）、陳維崧等都會是水繪園的遊客。

冒辟疆的侍妾董小宛，是明末秦淮名妓，原名白，字小宛，又字青蓮，嫁冒辟疆九年而逝，冒辟疆作「影梅庵憶語」追思，文字哀感，纏綿悱惻，不讓浮生六記。後來的傳說，清順治帝，爲了董小宛的戀情，出家爲僧。這項傳說導因於

詩人吳梅村清涼山讀佛中：「王母搗變成，絳節雲中來」「可憐千里草，萎落無顏色」等詩句，「雙成」和「千里草」暗示「董」字。冒辟疆在「影梅庵憶語」中，沒有講到董小宛因何疾病而死，結尾處有董小宛夜夢被嫂人強去云云，因此引起揣測，傳說董小宛入宮等等，實則順治帝係病死——可能患天花，董小宛則誤爲董鄂妃。

考之史料，董小宛長順治十五歲，宛如洛神賦曹子建與兄魏文帝曹丕甄后之間的戀情，多所牽強附會。小說電影繪聲繪影，不徑而走。前些年曾有冒辟疆董小宛電視連續劇出現，頗受觀眾喜愛。

水繪園三字匾額，其餘一切已無法辨認，誠不勝滄桑之感。王揖唐贈詩冒鶴亭有「早贖名園泛羽觴」之句，蓋不知名園早已不存在了。

冒鶴亭的世家商標

冒鶴亭由於祖父輩在廣東做官或遊幕，因生於廣州而名廣生，他的言語習慣已與廣東人同化，但他所作詩文跋語，未必署名「如皋冒廣生」，祇如皋才有姓冒的，講到如皋冒姓，必聯想到冒辟疆其人，以及董小宛影梅庵憶語等，冒鶴亭很自負，自認是冒辟疆轉世再生。有人更謔稱如皋冒辟疆水繪園，是冒鶴亭的「世家商標」。

冒鶴亭擅長詩文。早年在廣州跟葉恭綽（譽虎）的祖父，葉公超的曾祖葉衍蘭讀書，與潘蘭史、姚伯懷等同學，後來又執贊於桐城派古文大家吳汝綸門下（吳汝綸名塾甫是曾國藩的得意門生，首任北京大學總教習教務長），很小年紀，就從廣州回如皋應童子試。縣、府、院三試都列第一名，俗稱小三元，很是難得，補博士弟子員——秀才。光緒二十年甲午科鄉試中式舉人，年僅二十一歲。因爲他的韻文做得好，二十歲前即以

詩人馳名國內，可惜學問雖好，科名並不順利，以後會試，未能進一步考中進士，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的經濟特科也未得錄取，僅止於舉人，這是他一生的美中不足。在清朝做官只在農工商部五品郎中，約等於現在中央部會的簡任官，還靠捐納得來的。

著作豐富傳世不多

冒鶴亭的學問，受外家的影響很大，他的母親是河南祥符縣周星貽（字季況，工詩文及目錄學）的女兒，周的藏書極多，晚年在福建做官失明，把藏書五萬餘卷贈給他，因此冒鶴亭早年涉獵典籍，學問大為精進。

冒鶴亭三十歲時即以詩文馳名大江南北，平生著作關於史部有「蒙古源流年表」、「唐書吐蕃傳世系表」；子部有「管子、韓非子校注」；其他有「坎齋論詞」等數十種；如「隨園詩話」及「陳后山詩」箋註，不賣室詩鈔，有題詩，尚有「如皋冒氏叢書」（包括他先人的作品及他自己作品），「五周先生集并附外家紀聞」（寫外祖周星貽一家人的作品），「小三吾亭集」等著作，除少數有刊行外，可惜多數都未出版。

遺老出山頗受譏諷

辛亥革命以後，冒鶴亭躲在北京，和其他遺老組織詩社，聊以排遣，不到半年，生活便發生問題，他在清朝官做得不大，而且京官靠廉俸維持，非常清苦。他家境本來不裕，不得已奔走袁寒雲（名克文，袁世凱的二公子）門路，於民國

元年由財政部發表他做鹽海關監督，出京之日，朋輩紛來送行，其中有人大叫：「我們來送遺老，出山了！」，冒鶴亭大窘，做了幾首七絕解嘲，中有一首云：

「文章那有黃金買，時輩多將白眼看，
餓死應知俄頃事，一身容易一家難。」

正如詩人樊增祥（名增祥）曾做過陝西、江蘇布政使——藩台，後來做袁世凱的參政，因怕有人譏笑，曾作詩表白有句云：「對酒益知談藝好，出山思補在家貧。」又如樊增祥的詩人易順鼎（實甫，已故文學家易君左的父親），也曾做了短時期的遺老，後經袁寒雲荐介，做了袁世凱總統府的某局長，也有句云：「秦洞有花招晉客，周家無粟養殷頑。」同冒鶴亭如出一轍。

遺老葉昌熾「緣督廬日記」，民國二年癸丑五月五日記云：

「佩鶴攜其孫同來，葵福之子也，年十八矣及「陳后山詩」箋註，不賣室詩鈔，有題詩，尚有「如皋冒氏叢書」（包括他先人的作品及他自己作品），「五周先生集并附外家紀聞」（寫外祖周星貽一家人的作品），「小三吾亭集」等著作，除少數有刊行外，可惜多數都未出版。

復何言？」，又云：「總爲巢由母尙存。」語雖

未工，其志亦可悲也。」

七八年間溫州優差

冒鶴亭之出山，竟以吳梅村（偉業）之被迫

岳家是浙江瑞安人，正是溫州府屬，他的岳父黃紹策（叔雍），是光緒十六年庚寅傳臚（殿試第二甲第一名）授職翰林院編修，因此他對溫州有特殊感情，曾將溫州有關地方文獻輯成專輯，并纂

溫語樓，自號臚隱。海關監督地位雖不算很高，但待遇優厚。在冒鶴亭個人經濟言，却是好的轉機，在此時期，對名義上的故鄉如皋，雖不會回去，但對這個所謂「世家商標」，已有餘資修葺一處公館了。

冒鶴亭六歲喪父，他母親二十六歲守寡，分家僅得銀二百六十兩，母親帶領他和四歲的妹妹（後為杭州吳用威字董卿的夫人），在廣州依賴伯父周星譽（叔傭，咸豐翰林）為活，周星譽時任廣東鹽運使，憐姪女孤苦，撥出七百四十兩銀子，湊足一千之數，存在銀號生息，以維持孤兒寡婦三人生活教育費。其後張之洞在兩廣總督任內，年終密考認為周星譽年老辦事糊塗，勒令退休，不久周星譽即逝世。少年時期的冒鶴亭確很艱苦，後來官也做得不大，然素性慷慨，能急人之急，對落魄文人，盡力調濟，頗有先人冒辟疆遺風，任鹽海關監督，景況日佳，在溫州任職七年，卸任後又以名士詩人姿態活躍於文壇。

與戴傳賢胡漢民

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，國民政府奠都南京，考試院長戴季陶（傳賢），網羅全國名流碩彥為考選委員，冒鶴亭與樸學大師胡漢民同被聘為考選委員，因此在南京亦有寓所，冒的寓所在城北鼓樓雙龍巷，正好與黨國元老胡漢民（展堂）比

冒鶴亭在浙江溫州做鹽海關監督，因為他的

鄰，過從甚密，尤以在胡湯山返京，罷政養病期中，唱和不輟。不匱室詩鈔，冒鶴亭有敍謂：

「余姑母嫁萍鄉文氏，是爲壯烈公孫婦，壯

據是冒鵲亭應晚胡漢民一輩，故稱胡爲「丈
」，冒年齡反長胡六歲。不匱室詩鈔中與胡唱和
之作，不下一百餘首，胡喜用疊韻，又以師期爲
韻，胡書法專臨東漢曹全碑一種，又喜集曹全碑
字作詩。顯見功力。又冒妹婿吳董卿（用威）與
胡亦多唱和，可見冒氏一家與胡的親切關係。其
中壽鵲亭董卿六十詩云：

「兩翁同是名家子，江左風流見一斑。
別後聰明當益健，憂深懷抱不曾閑。
故人各以詩為壽，大隱何煩藥駐顏，猶
有驚花堪共醉，劍南萬頃莫須刪。」

胡漢民爲人嚴肅，不苟言笑，這首詩裏的輕鬆詼諧面，亦可謂解風情者歟？胡不常填詞，而有兩闋戲贈鶴亭，詞云：

減字浣溪紗戲贈鶴亭
「佳話當前破寂寥，美人心事惱中宵。
纏頭百萬可曾饑？對客要呼將進酒，
看花偏愛老來嬌，未諳蠻語抱蠻腰。」

「學得鴛鴦不羨仙，漫將情味怯流年。
，當筵翠袖翩翩舞，暗地紅絲細細牽。
心安處，卽流連，廣南風土要人憐，為
誰斟酌吟髭斷，輸却先生百萬錢。」

南下廣州顯園文會

民國二十年胡漢民離南京前往廣州，胡之內兄陳融（協之），深喜風雅，廣州小北門所居名

開闢，有書齋名「移林石齋」。其時同邑人客，人才薈萃，畫家有趙浩公、盧振寰、李居端；金石家有李若柯、馮康侯；詩人則有「南園今五子」的曾希穎、余心一、熊潤湘、李吹萬、佟老人（陳衍）偕來，詩酒之會，流連無虛夕，空前甚盛，不匱室有詩記之：

抗戰期間冒鶴亭居於上海福煦路模範邨，閉門不出，其後汪精衛在南京組織偽政府，冒與汪亦係舊日詩友，故亦有往來，三十一年汪六十壽辰，曾送壽序以示恭維，其後冒鶴亭回如皋原籍省親，汪曾手令駐軍三十三師師長田鐵夫，予以保護。汪精衛與胡漢民之間，素有嫌隙，胡死後冒鶴亭對汪示好，於是引起張叔儔作詩譏諷，詩云：

和盡師期手不停，翩然來往將山青。
如何雙照樓邊過，又見詩人冒鶴亭。」

這首詩極盡譏諷，冒鵠亭在上海某報上看到，爲之不怡者累日。

勝利後張繼（溥泉）出任國史館長，聘冒健亭爲纂修。大陸變色後仍蟄居滬上，至四十八年八月十日去世，享壽八十五歲。四子季羨（景璋），在香港基督教浸信會做牧師，特爲他做追思禮拜，在港故舊參加者不少。

冒氏膝下五位公子

冒田勝一五位公三

，在如皋度過童年時期，從小學老師選授國文，曾讀過水繪園記，也曾憑弔過水繪園的廢墟，因此結識了冒氏的公子。

冒鶴亭有五位公子，可說是多福多壽多男子，除了他的二公子筆者未見過之外，其他四位公

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十二日胡漢民卽在頤園逝世，詩酒之會，烟消雲散，成爲廣陵絕響矣。

子都有過交往，尤其老四季美（景瑄）因係同年，交往密切，海角天涯，而今天各一方，回憶當年不勝惆悵。

老大少爺風流倜儻

冒元美（景璣）是老大，因年事較長，筆者尚在初中時，他已是鐵道部專員，在南京生活頗為優裕，秦淮河畔，徵歌逐舞，風流倜儻，翩翩佳公子也。

書寓中無不以冒大少爺呼之。元美自有風度，與一般所謂紈袴者不同，大概是世家書香的關係，筆者雖年輕，但非常傾慕他，和他很談得來，他是蘇州嚴家熾（夢凡）的姪女婿，嚴家熾是嚴前總統靜波先生的遠房宗兄，遜清曾做廣州知府，頗有政聲，入民國曾任江蘇省財政廳長，勝利後情況不明，不匱室對元美亦有贈詩：

四十六疊枝韻贈鶴亭長君元美

欣然慰疾見瓊枝，長夏相娛此意知。
競說郎君能跨竈，更言阿弟已工詩，使還當有萬言策，示暇姑承數子基，暫與林間忘身世，疎簾清簟日為期。

老三工詩豪飲無敵

冒孝魯（景璠）老三，我們比較熟識，見面常以冒老三呼之而不名，冒家昆仲，僅孝魯能詩，頗有父風，不贅。詩鈔贈元美詩有「郎君能跨竈，阿弟已工詩」句，即係指孝魯而言。不匱室

詩鈔中，與孝魯唱和亦不少。孝魯早年在東北哈爾濱情形，不甚了解，不匱室詩鈔寄詩，有寬慰之意：

寄冒孝魯哈爾濱三十一倒用惻韻

仰祿而離親，昔人所常惻，況於萬里外，陰氣海隅塞，持狹匪類奢，枉尋馬直尺，日感氣類殊，忍為衣食迫，我聞左史教，違不適僻國，豈如詩人言，無罪持有北，老父幸慈愛，愛不以姑息，歛版更挾革，此味放翁意。

二十一年中蘇復交，首任大使顏惠慶，以孝魯通俄文徵爲秘書，筆者曾在上海集友好爲他餞行。不匱室詩鈔有「送孝魯往俄五疊贈韻」及「六疊贈韻送別孝魯並寄鶴亭」兩首。

孝魯的岳父賀履之（良樸，湖北蒲圻人）是有名的畫家，因此孝魯夫人家學淵源，畫亦很好，不匱室詩鈔有題詩：

題孝魯夫人賀翹華萊茵河畫

百戰山河史最誇，幾多樓閣水明霞，丹青總是和平手，不羨葡萄入漢家。

冒鶴亭常爲朋友展覽書畫，並設法爲其推銷一二幅贊助，從不爲兒媳孝魯夫人推銷書畫。

孝魯豪飲，從未見過他醉倒，大概在莫斯科喝慣伏特加這樣的烈酒。他喝啤酒是整杯很快倒進口裏的，也從未見有人這樣的喝啤酒，我祇有在嘉義時見前縣議會副議長黃錫鏞差堪比擬，但不

像孝魯那樣快速。筆者生平僅有一次醉酒經驗，就是在南京一次與孝魯同席吃烤鴨，他將我用竹葉青灌得大醉不省人事。孝魯有一句名言，也是妙語，他說夫妻久別重逢如新婚的道理，因爲丈夫久離開女人，便生一種「和尚的臭味」，這種臭味對女性特別敏感，一旦被女人聞到，馬上就會性衝動而無法自制，所以女人歡喜和尚，就是這個道理，聽者無不爲之捧腹。

老四終於做了牧師

冒季美（景瑄）老四，曾和筆者小學一年級同學一年，其後他到上海去了，一直到民國二十二年上海一二八淞滬之戰，上海各大學都停課，季美也回到如皋，我們重拾起記憶，才想起我們一年上海一二八淞滬之戰，上海各大學都停課，季美也回到如皋，我們重拾起記憶，才想起我們小時候的光景。同班的還有郭壽和（曼生）、季九餘（已來台灣），因此常在一起玩，郭壽和的尊人郭仲達（雍南）是如皋地方紳士，其時擔任縣公產公款管理處主任（是以地方公正人士身分擔任的，無給職），秀才出身，詩文書法都好，家中富有，郭先生一時高興，看我們每天無所事事，便招集我們在他家爲我們講授禮記及唐詩宋詞，我們三個人是大一，後來有賈謙（益吾）、冒銘（叔明與冒鶴亭不是一系，所以同姓不同宗）是大二，也來加入。正當春暖花開，郭家有花園，景物都麗，我們聽講之餘，便在花園裏遊憩，那時我們都沒有結婚，現在回憶，宛如置身仙境。在這一段期間，有一次我去冒家，季美爲我引見他父親——冒鶴亭，那時他大約才五十七歲左右，身材魁梧，面色紅潤，鼻尖紅紅的，微鬚

已斑白，道貌岸然，他僅問我一些學校裏的情形而已。大約兩、三個月後季美回上海，我們分散，先後也回上海入學復課，到上海後季美已從蘇州東吳，來到上海法學院就讀，東吳學制一年級必須在蘇州校本部就讀，文理學院仍留在蘇州，法學院設在上海崑山路，有夜間部，季美讀夜間部，白天在財政部印花稅總局工作，總局設在上海公共租界康腦脫路小沙渡路口一幢洋房內，局長沈卓吾同是如皋人，也是中國晚報的社長。現在留人在間的孫中山先生的遺音，兩張演說唱片，就是沈卓吾錄製的。我常去找他出遊，季美有語言天才，英語很好，日語也不錯，崑山路不少日本商店，季美常去用日語搭訕。二、三年後大家離開學校，再經過抗戰，種種變亂，大家都少見面，筆者來台後聽季美做了基督教牧師。五十一年冬筆者於役宜蘭，季九餘通知我，說季美率領香港基督教浸信會聖經書院的學生來台作環島旅行，等他們從花蓮到宜蘭，我去礁溪接他來宜蘭寓處，晚餐，這是我們別後三十年的一次聚會，據他告訴我，他父親已於四十八年在上海去世，大哥元美亦早在杭州去世，言下不勝唏嘘！他雖然是基督教牧師，晚飯時可能因為我們不習慣，他並未在飯前禱告，也沒有做其他的禱告，仍和往常一樣，時光飛逝，這一次見面，算來又是二十一年了，聽說他早去了澳洲，仍做牧師，也許他心靈上已找到歸宿了。

老五結交左傾文人

冒孝容（景琦）老五，外相很像紳士，很挺

，我們在暨南才認識，但不同院系，他在學校很活躍，組織劇團，與上海話劇界洪琛、田漢、歐陽子倩等常在一處，一次學校話劇公演，劇名「油漆未乾」，他擔任主角，劇本好像翻譯外國的。也和摸屁股詩人章衣萍（因有詩句：「天氣好閑，懶洋洋地連女人的屁股都懒得摸了。」而得名）一齊常進出校門，他後我一年離開學校，他和女同學章小姐（揚州人）談戀愛，後來孝容移情別戀，章小姐在宿舍鬧自殺，被同學發現後獲救。以後聽說與左傾文人，常混在一處，行徑似乎是職業學生。暨南同學姜紹誠（來台後曾任台灣銀行副總經理，現已退休），曾在大陸任職中國銀行，據告：來台之前，冒景琦曾與共產黨人來接收中國銀行，是否已加入共產黨，不得而知。

冒氏兄弟四人，老四是我小學同學，老五是大學同學，老大和老三亦常有交往，總之他們兄弟都很活躍，但家庭經濟情形，似乎是外強中乾，在如皋維持一個形式上的公館，僅雇人看管，其他并無財產，季美在上海等於半工半讀，孝容之做職業學生，冒鶴亭究竟是文人，生產貿易不是讀書人的事，出山詩爲：冒鶴亭的「一身容易一家難」；樊樊山的「出山思補在家貧」；易順鼎的「周家無業養殷頑」，不是解嘲，而是真實

六年庚辰進士，官漢中知府，祖父兩代都是知府，岳父又是權傾一時的名臣，真是世家公子，詩文詞章未及弱冠，已經馳譽京都，無不嘵爲「楊郎清才」，二十一歲進學中秀才，二十七歲也是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中順天鄉試的南元——等於解元，因爲別省人在直隸鄉試，即使中第一名舉人亦不能稱解元，只能稱南元而降爲第二名，第一名解元一定要給直隸人。

雲史負不羈之才，尚俠好奇，在京華寄跡，家境饒富，裘馬都麗，養尊處優，豪情萬丈，自信澄清宇內之志，如自述有「激昂青雲，致身謀國」之語，確是不凡。先任戶部郎中，其時岳父李伯行（方經），奉命出使英倫，雲史因曾肄業同文館——外語學校，習過英語，隨船西行，旋奉派爲駐星加坡領事，曾經在星經營橡膠園，耽於星島風光，自述有：「眷戀光景，閉門有酒食之歡，高枕有雲海之勝，山野之性，願終老焉。」可是六年以後，辛亥鼎革清室退位，雲史做的的是清朝的外交官，不得不自星洲棄職返國。雲史返國，回故鄉常熟，在虞山自建江山萬里樓，過着隱居生活，閉門謝客，蒔花藝草，決心不問世事，有「長爲百姓，瀟灑江海」之意。在此期間，原配夫人李道清去世，續娶徐霞客爲繼室，徐夫人甚賢慧，頗有唱隨之樂，吟咏不少，此時經濟情形，已不如往昔，也逐年漸感拮据，雖生活較差，仍不廢吟詠。

楊郎清才世家公子

楊雲史名圻，江蘇常熟人，是李鴻章的孫女

婿，祖父楊沂孫（子典）道光二十三年癸卯舉人

和吳佩孚一段交誼

民國九年，生計日蹙，適江西督軍陳光遠，

慕名邀請雲史掌記室，祇好離開江山萬里樓到南昌，到南昌後，與南昌當地詩人墨客，過從唱和，文酒之會，殆無虛夕。乃陳光遠係一介武夫，不通文墨，又不免小人進讒，相處不甚融洽，雲史請辭，陳光遠亦有意解聘，叫人送他一千元做程儀，豈知雲史已先掛冠而去，仍歸常熟江山萬里樓，不久，兩湖巡閱史吳佩孚，得到消息知道雲史已與陳光遠不歡而散，便厚聘託人迎請，授爲機要秘書，奉之以上賓之禮，比之陳光遠藐視文人，不可同日而語。吳佩孚秀才出身，胸有點墨，有詩贈雲史云：

與君抵掌論英雄，煮酒青梅憶洛中，
雪裏出關花入塞，至今詩句滿遼東。

江東陸暢好丰神，入洛吳儂拂戰塵，
十四年來還本色，少年公子老詩人。

吳佩孚又自書一聯云：

天下幾人學杜甫，
一生知己是梅花。

詩書俱佳，對雲史也備極恭維，賓主相處，至爲相得，雲史竭盡忠誠以報知遇。當時吳之秘書長爲張其鑑（子武）——前財政部長費驛之岳丈，亦即已故開發公司總經理張心治之尊人，張死後陳廷傑繼任吳佩孚秘書長，雲史不計名位，始終爲機要秘書，一心以酬知己而已。

隨軍悼亡戎馬書生

民國十三年二次直奉之戰，吳佩孚北上督師，雲史隨行，瀕行之際，徐霞客夫人病逝洛陽寓

所，倉卒成殮，第二天便隨軍出發，雲史有句：「可憐九月十三夜，死別生離第一宵」之句，又「樓船東下氣如雲，永訣聲淒不忍聞，戎馬書生眞薄倖，蓋棺明日便從軍。」他和徐夫人情厚義重，因作有悼亡詩數萬言，刊爲「雲史悼亡四種」，一字一淚，不讓冒辟疆之「影梅庵憶語」，其情深哀痛猶有過之。

吳佩孚在民國十三年，是其一生鼎盛時期，亦爲盛極而衰的轉捩點，由馮玉祥倒戈，軍事大敗，雲史賦詩寄慨，有「昨夜盧龍城上月，五更猶照廢營來」一句，形容一片敗兵景象，殊爲淒涼。雲史追隨吳佩孚，始終不離，以至後來入川，也寸步不離。二十一年吳佩孚自川北上，住北平什景花園，仍保留所謂「八大處」，每月在行營支薪維持生活，雖然苦悶，但仍吟咏不輟。八後，北方局勢日亟，庚信哀時，杜陵念亂，自己生計日困，不復當年裘馬少年之意氣矣。

雲史自徐夫人去世，生活寂寞，曾一度在漢皋迷戀一枝書，名美美者，因頻年顛沛，已無力爲之脫籍，離漢時曾爲美美畫梅，題二絕，經綿悱惻，曇花一現而已，詩云：

「戎馬經年衣滿塵，強歡暫醉暗傷神，平生熱淚黃金價，祇贈英雄與美人。」

「照眼枝枝紅雪堆，胭脂難買好春回。」

冒鶴亭爲楊家報仇

冒鶴亭與楊雲史兩人，從來沒有關係，各奔南北，絕少交往，其中有一共同關係，那就是李國杰，李鴻章的嫡孫，在清朝是依例襲爵位的，楊雲史是李鴻章的孫女婿，李國杰則是楊雲史的

在港落難寫攘夷頌

二十八年十二月，吳佩孚因不屈從日本人而遇害，雲史爲聯挽之云：

「本色是書生，未見太平難瞑目，大名垂宇宙，長留正氣在人間。」吳佩孚已死，敵人亦不放

過雲史，屢次搜檢，并徵詢他對戰事意見，雲史堅決稱：「我是中國人應愛中國。」敵人莫可奈何。此時欲歸江山萬里樓，而已成灰燼，無何設法典質得一千元，與狄美南夫人，化名走塘沽，不意爲敵人扣回，幸當時華北偽政權王克敏的關係，得以放行，南下香港，到港後即患風濕麻痺，症，醫藥所費不貲，無法維持，貧病交困，後由政府透過杜月笙予以接濟，在港審視戰局大勢，預料敵寇窮兵以逞必敗，作「攘夷頌」，以獻當局，不幸在獻頌後十日，民國三十年七月十五日逝世，享年六十六歲，狄美南夫人在料理殯葬後，也仰药以殉，亦云慘矣！

當時日寇猖狂，我方正艱苦抗戰，珍珠港事件尚未發生，日寇尚未佔領香港，雲史「攘夷頌」預料日寇必敗，抗戰必勝，對疑懼憂惶份子，無異一劑強心針，以後抗戰終於勝利，是雲史有先見之明。

堂內兄，然李國杰的太太是楊崇伊的女兒，也是楊雲史的妹妹，則楊又為李國杰的內兄，可以說

兩人互為郎舅，所以關係密切。至於冒鵠亭是李國杰的部屬，李國杰是當時農工商部左丞——等級，所以算是部屬。

楊崇伊曾因案被兩江總督端方（飼齋）劾參革職，托李國杰俟機報仇。

正好宣統元年隆裕太后安葬，端方辦皇差，派人沿途照相，李國杰以農工商部左丞扈隨，看到這種情形，認為有機可乘，於是請冒鵠亭草疏以「大不敬」罪名劾參，疏上果然端方被革職處分，冒鵠亭文筆流暢銳利，這篇疏劾文章，反比他的詩更為人傳誦一時，一鳴驚人。

因此楊李兩家對冒鵠亭皆感激不盡。

民國二十一年李國杰因招商局案下獄，繫獄

三年在獄中吟詩，廿五年出獄後出版「鰲樓吟草」，冒鵠亭楊雲史皆為其作序，集中有一首詩：

冒丈鵠亭過滬贈詩，感謝次和：

同在天涯醉黃昏，早朝憶否紫宸門？批

鱗逆疏彈姦快；倚馬驚才頤首尊。頗借

鬢毛華杜老；獨傾肝膽向平原，獄冤三

字渾聞事，劫後重逢舌幸存。

以上詩中的「彈姦快」即指照相一事而言。

實則照相並非違失，有什麼不可。

文章憎命自古已然

冒鵠亭與楊雲史，同是民初舊文壇享譽最久

，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

鐵血精神忠傳喬家才著全書五百餘頁 戴笠的故事

· 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

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繼關山煙塵記、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、海天感舊錄等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仙霞人才及其運動、藍太夫人母教綦嚴、文溪小學一羣健兒、浪跡天涯一十二年、時代浪潮遠走廣東、在騎兵營鋒芒漸露、總司令部聯絡參謀、十萬元捉拿江漢清、日寇的駐星特務處、洪公祠和浙江警校、建立無線電通訊網、希望做校長的衛士、藏本領事失踪事件、無名英雄革命靈魂、公開機關祕密工作、破獲共產國際間諜、陳濟棠強扣三兵艦、刺楊案主犯劉蘆隱、殷汝耕冀東偽組織、兩廣事變策反有成、刺汪案凶手王亞樵、決心赴難親入危城、肅清全國各地日諜、七七變起通州殺敵、紀律森嚴臨危不退、萬人部隊轉瞬成軍、別動隊奮戰淞滬區、忠救軍北方打游擊、從空中截留楊虎城、曾澈和抗日殺奸團、別動軍包頭戰賀龍、懷仁堂上最後遺言。共二百多篇，谷正綱、周念行作序，全書記述戴笠將軍鐵血鋤奸精忠報國的真實故事、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歡迎購閱。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。

的兩大詩人，可以比擬唐朝的李、杜，但兩人的身世以及際遇各有不同。

冒鵠亭生於同治十三年（一八七四），楊雲史生於光緒元年（一八七五）小冒一歲，冒死於民國四十八年（一九五九）享壽八十五歲，楊死於民國三十九年（一九四一）享年六十六歲，早死十八年，兩人科名都止於舉人。

冒鵠亭進學時間比較年輕，冒少年家境清苦，其後也未得意，雖與南方黨國要人多所交往，並無名位，亦少建白，與世浮沉而已。

楊雲史少年得意，中年後坎坷，活動範圍告

在北方，兩人都可以說抱恨而終，李白杜甫也是如此，寫到此處不覺吟起兩句詩來：

「自古詩人多命蹇，夕陽殘照上荒台。」大概是文章憎命吧！